



深闺

SHEN GUI

(原名《深闺有本难念的经》)

冷胭 著

LENGYAN WORKS

娘娘又跑了？
听说这次再也没有
回来……



本文不诋毁、不搞笑、正三观、良家小媳妇亦择婿必备佳品

随书附赠：《桃之夭夭》主编夜棋
题词海报
美人香包

「飞言情」荣誉出品
众多大神隔空点赞

三人行，必有〇
两王一妃组合全新洗牌

太子殿下，
你逼我下嫁万般折磨，
其实……

是因为朝堂上光芒
万丈的某人吧？

我不过是抢走了你的心头宝，你有必要花
一千万来买断我吗？

不再归来……
也毁了我。

014034443

1247.57
3316

深闺



SHENGUI

(原名《深闺有本难念的经》)

冷胭 著
LENGYAN WORKS

娘娘又跑了?
听说这次再也没有
回来.....



北航

C1714704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247.57

33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闺 / 冷胭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399-5068-6

I. ①深…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830 号

书 名	深闺
作 者	冷 胭
选题策划	桃 夭 工作室 (长沙)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刘思月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068-6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深闺

SHEN GUI
(原名《深闺有本难念的经》)

冷胭 著
LENGYAN WORKS

姨娘又跑了？
听说这书再也没有
回来……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深宫有变	006
第二章 此后相思两隔	021
第三章 为妻之道	035
第四章 谁许谁各自安好	048
第五章 死亡	062
第六章 难为后妈	075
第七章 天涯沦落人	088
第八章 逃去西北	102
第九章 这是谁干的好事	115
第十章 六月飞雪	127
第十一章 江山美人	140

深宫

SHENGU
(原名《深宫有本难念的经》)

冷胭 著
LENGYAN WORKS

倾城又陷了？
听说过去再世没有
回来……



目录

番外 芳唇醉	265
结局	263
尾声	277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突然讨厌我	267
第二十章 你为谁流过泪	265
第十九章 杀子验亲	243
第十八章 你爱我还是利用我	228
第十七章 看似深情	217
第十六章 皇后娘娘	204
第十五章 先皇驾崩，太子妃殉葬	192
第十四章 这样的庆贺	180
第十三章 有孚？是谁的	167
第十二章 第二次新娘	154



引子

临近卯时，皇宫，乾元殿。

首领太监李立低头对着明黄色的床帐，恭敬地说道：“皇上，该起身了。”

床帐里嗯了一声，他上前轻轻掀起床帐。皇上看起来醉酒之气已散，劈头便问：“皇后呢？”

“方才坤元宫的掌事宫女来报，娘娘还在小睡。”

皇上似乎放下心来，微笑着说：“她想睡便多睡一会儿，不要扰她。”

李立有些踌躇，小心翼翼地开口：“可是为娘娘梳头试衣还需要耗费些时辰，今日登基大典要准备的事情还很多——若是耽误了，恐怕……”

皇上斜睨了他一眼，令他不敢再说下去。他心里明白，没有什么能比这位皇后娘娘的安乐重要。何况皇后娘娘小产不久，确实需要休养。

李立一个手势，在殿外候着的宫人们便鱼贯而入，伺候皇上梳洗穿戴。

皇上洗漱完毕，站着让宫人们穿戴那繁复华美的帝王服饰，又看向李立：“皇后呢？”

李立刚才已经让人去问过，连忙答道：“坤元宫来报，娘娘仍未起身。”

皇上点了点头，皱眉想了一下，又说：“别是身子不爽快吧？你去看看。”

李立应声退了出去。

殿外的小太监看见他出来，问道：“师傅您又要去坤元宫吗？不是才叫人去看过吗？”

“哎，皇上的吩咐，哪能不照办。”

小太监挠挠头：“师傅，我怎么觉得皇上像是生怕皇后娘娘跑了一样，这自从入宫以来，皇上一天总要师傅您去看上七八回才放心啊。”

李立啪的一声拍在小太监头上：“别胡说皇上的事！小心你的脑袋！”

小太监吓得不敢，缩了缩脖子。

李立是内宫的首领太监，所有宫人见到他都要行礼问安。他一路畅通无阻地走进坤元宫，在皇后的寝殿前，见到了素琴。

素琴是坤元宫的掌事宫女，她是皇后母家带进宫的贴身婢女，身份与别的宫人不同，又因着皇上专宠皇后一人，于是连李立见到她亦要礼让三分。

李立陪着笑脸：“请素琴姑娘安。皇后娘娘可起身了？皇上一连问了几遍了，是不是娘娘身子有什么不适？今日是皇上的登基大典，还望姑娘服侍娘娘，尽快起身吧。”

“娘娘没有什么不适，只是昨晚雷电交加睡得不甚安稳，于是现下还沉沉睡着。”素琴平静而有礼，“姜公公，您也知道，娘娘如何，我们下人是管不了的。”

“是是是是。”李立依旧陪着笑，心想着，岂止是下人管不了，就连皇上也管不住啊。于是只得说道，“那就劳烦姑娘，若是皇后娘娘起了，立即着人知会我一声。”

“那是自然。”

“有劳姑娘了。”

皇上已经穿戴好了簇新的龙袍，站在乾元殿外张望。远远见着李立小跑着过来了，有些气喘地禀报着坤元宫那边的动静。

皇上细细听完，眉头却越锁越紧。

李立观察皇上神色，一时大气都不敢出。他想起曾经有个小太监在皇后面前说起“孩子”二字，惹得皇后哭了一场，皇上立马将那小太监给杖毙了。

凡是牵扯到皇后的事情，皇上都喜怒无常。要么大喜，要么大悲，从没有个平静的时候。



李立默默祈祷皇上千万别发火，千万别迁怒自己。

皇上沉默了一阵，开口问道：“你可曾亲眼看见皇后还睡在榻上？”

“老奴，老奴不曾看见。”

皇上突然大步流星地向着坤元宫的方向而去。李立连忙跟上。

坤元宫安安静静，一如往昔。

掌事宫女素琴眼见着皇上急匆匆地过来，忙上前道：“皇上金安，娘娘正要奴婢去请您的圣驾。”

皇上脸色立即和缓下来，带着惊喜的欢欣：“她要你去请我？她找我？”

“是。”素琴恭敬低头。

皇上喜不自胜地大步迈进寝殿，素琴却一脸忐忑。

李立好不容易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紧张地看着素琴：“素琴姑娘在忧虑什么？也给老奴提个醒儿，免得一会儿又不知所措……”

素琴摇摇头，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李立更加不安，时不时对着寝殿里面探头探脑。约莫一盏茶时间，就听见寝殿内似乎有冲撞和碎裂的声响，夹杂着皇上隐隐的叫喊。

李立正惊诧莫名，就看见皇后娘娘突然奔了出来，掩面而泣地跑远了。他一时间不知道是要去追皇后娘娘还是要进去看皇上，素琴在一边跺脚道：“还不进去看看皇上如何了！”他才如梦初醒，连忙奔进寝殿。

寝殿内，皇上捂着胸口，指缝间有不少血迹，还兀自强忍着往前走，压根没看见李立似的，一个劲地要追出去。

李立连忙扶住他：“皇上！皇上！您这是怎么了？”又冲着外面喊，“有刺客！有刺客！护驾！护驾！”

“闭嘴！”皇上怒吼，却牵动了伤处，不免疼得额上直冒汗，狠狠瞪着李立，“哪里有刺客？！朕受伤的事情你要是敢透露半个字，脑袋就别要了！”

李立吓得直点头，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皇上挣扎着说道：“叫素琴。”

素琴静静地站在皇上面前，面对皇上的问话，她只有四个字：“奴婢不知。”

“告诉我！”皇上冲了过来，眼中疼痛难耐，“她在哪里？她去了哪里？！”

“奴婢不知。”素琴的声音依旧平静。

“你一定知道！”皇上握住她的双肩，“你说！她在哪里？你快说！”

素琴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虽也有些不忍看他胸前的伤口，但仍是不说话。

到了最后，皇上的命令变成了哀求：“素琴，你告诉我她在哪里，她到底去了哪里？求求你……求你告诉我……”

李立从未见过这样的皇上。无论是朝堂上运筹帷幄的他，还是平日里威严无限的他，都时时刻刻向世人展现着他的聪敏威仪和万丈雄心。更何况，如今霸业已成，此时的他，应该是最为骄傲和自豪的模样。可是，怎会是现在这样惊慌失措六神无主？

素琴依旧摇了摇头：“奴婢不知。”

皇上的眼中泛红，怒气勃发：“给我关起来！我就不信她能狠心把你扔在这里！”又向着李立叫道，“还不快去找！叫禁卫军统统去找！把京城翻过来也要找到！要是京城没有，就四面八方去找！找不到，就都不用回来了！”

李立连连应着，忙不迭地跑着去了。素琴也被侍卫带走，只是她一直很平静，不吵不闹。

登基大典上，皇上一直两眼空洞地呆坐着，浑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连胸口的伤处也无法让他觉得疼痛，他的心已完全不属于自己。

他曾以为，只要拱手将江山献到她面前，只要从今往后宫中只有她这皇后一人，只要他小心翼翼地呵护她，她终有一天会原谅他的。

可是如今，她就这样消失了，连道歉补偿的机会，都不肯给他。

他的心中茫然空荡，不知自己是如何回到寝殿的。

他怔怔地坐了半晌，李立慌慌张张来报，说禁卫军已经把京城翻了过来，也没有找到皇后。他无力地挥了挥手，李立退了出去。



“芳涵，你终究，还是不肯原谅我……”他握着自己的衣袖，一滴泪滑落下来，打在他那繁复的龙袍上，就此浸润了进去，消失不见。



第一章
深宫有变

用过了午膳，我靠在藤椅上，眯缝着眼睛打盹儿。素琴从我身后绕出来，举着一个白色的信笺在我眼前一晃，笑嘻嘻地说：“小姐你看这是什么？”

我心头一甜，笑着嗔她：“快拿来！”

素琴笑着递在我手上：“小姐，王爷还真的是，隔天就有书信来，行军打仗还有闲工夫写信吗？”

我拿着信笺敲了一下她的头：“他每日忙碌，只有半夜休息前才能给我写上几个字。”

素琴不再聒噪，给我端了茶来便立在一旁。

我打开信笺，他那熟悉的字体展现在眼前，寥寥数语简单写明近日战况，对他的疲惫只字未提，只在最后仍是那一句：“芳涵吾爱，想你，念你，吻你。”

虽只是信笺上的字眼，却仍是让我的脸颊火烫一般。素琴在一旁窃笑，我拿着信笺捂在脸上，自己也笑了起来。

只是笑过之后，又对着那信笺看了又看。他前面的几句话，笔锋遒劲，力透纸背，可到最后那一句，笔锋虽仍然力道十足，却在每个字的细枝末节里，夹杂了些许温婉细腻。

就算没有看见，我也能想象，他写这句话时，定是嘴角噙笑，眉眼含情。



落笔处他的名字雄浑有力：湛恒。我看了又看，仿佛就是他站在我眼前，如那字一般，傲骨铮铮，却又柔情如许。

只是——

我抬头望向头顶的花架，斑驳的阳光从其中闪耀而下。他已经走了三个月又二十一天了呢。

以前从未觉得，时光会变得如此漫长，绵延无尽得让人心慌。

他本没有机会行军打仗。

朝堂流言之中，他才是先皇，也就是他的皇爷爷属意的储君人选，甚至当今皇上，他的父皇也是因为他的出众而被传予皇位。大臣们之间都暗暗流传着，当年老皇上殡天时曾有密旨给当今皇上，务必要立他为日后的太子。然而当今皇上登基之后，却没有如人们预料那般器重他，反而备受冷落，待遇还不如一个普通公主。

待他成年时，皇上只是依皇家玉牒中的长幼之序，封他为王爷，再无其他。并且没有如同其他王爷一样赏赐封地兵权去治理一方，而是一直让他滞留京畿。美其名曰不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皇上对他，颇为忌惮。大臣们都无法揣测皇上的意图，渐渐流言四起，说他并非皇上亲生，所以才被这般厌弃。直到后来，他的母妃忽被降罪赐死，更让这流言似乎有了确凿的证据应对。只是流言终归是流言，他的王爷位份从未降低，皇上除了对他冷淡以外，其他一切如常。

近年来，皇上已有立储之意，属意二殿下怀嘉。然而一众老臣却死死反对，坚持旧事重提，要立湛恒为太子。

去年年初，他主动上书，奏请皇上立怀嘉为太子，又请愿带兵奔赴边境平定叛乱。一直对他颇为忌惮的皇上，从不给他兵权，此次也许是见他拥立太子，竟同意让他带兵平叛。

他曾对我说过，皇上褫夺了他的皇位，逼死了他的母妃，这些血债深仇，他定要如数讨回。

他的抱负，他的雄心，终于有大展拳脚的一天。

临近傍晚，小路子准时来到。因他是东宫太子的贴身公公，便由门人

一路领了进来，见到我恭敬行礼，双手递上一个深蓝色绒盒。

素琴看了看我，没有接过。

我淡淡地看着他，语气轻柔却坚决：“我已经说过很多次，请太子殿下不必再送这些东西来了。”

小路子笑着点头称是，又说：“太子殿下说了，姑娘有权拒绝，他也有权一直相送。殿下让奴才将这东西放在姑娘面前就好，其他的——姑娘可以自己对太子殿下说。”

说罢将这盒子端正摆在我面前的石桌上，再行一礼，缓缓退了出去。

素琴上前打开那盒子，里面是一串玛瑙香珠，滴血似的红艳，一看便知是上品。素琴哎哟了一声：“小姐，太子殿下送的东西可都已经装了一箱子了，咱们要是拿去当了，可都能置好几十座大宅了。”

我笑道：“你若喜欢，都拿去。”

素琴笑嘻嘻地向内室走去：“奴婢可不敢接这烫手山芋！奴婢还是拿去放好吧。”

太子这样给我送礼，已有两年之久。每逢月半，他必然遣了小路子来，所送物品都价值连城。

起先我让小路子直接拿回去，下一次便可看见小路子双颊肿得老高，哭丧着脸跪求我一定收下。之后还将那些物品整理装好，让素琴亲自在他必经之路上等着，给他退了回去。岂料隔天又被送了回来，言“送出去的东西岂有再拿回之理”。

如此这般推搡拉扯，竟已两年了。

早在两年前，我的及笄之礼上，太子的养母苏贵妃就有意试探我，想让我嫁给当时还是二殿下的怀嘉。只是那时母亲从中周旋搪塞，以父亲疼宠我还想多留两年为由婉转压下了此事。

母亲说，这样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小路子每每前来，必然大张旗鼓，现在朝堂上下均知太子殿下钟情于我，如果最后我仍不同意，只怕皇上会震怒失了颜面。

我叹息，想着必要有个法子让朝堂上下都知道，我根本无意于他。



我本不能如此这般推诿太子的情意。

放眼这天下，又有谁能拒绝皇家恩威？

我父亲乃是当朝丞相沈荣。天家规矩，凡父兄官阶在三品以上的世家女子，婚事皆由皇上做主。我身边同龄的世家女子，或是指给王族贵胄，或是指给文臣武将，没有一人能自己做主，连父母都不能。虽也有相敬如宾琴瑟和谐的，但大多数所配非愿，难免心生怨怼而郁郁终日。

父亲还年少时，便追随时还是皇子的当今圣上，在云谲波诡的大位之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为十功臣之首。

皇上初登大宝，父亲便官拜丞相，并许下诺言，日后但凡沈相有求，只要不违祖制，不乱纲常，不谋逆乱政，无不应允。

待我出生之后，父亲向皇上开了口，愿皇上日后不轻易为我指婚，我的婚事，必由我自己点头方可。

皇上笑言：“朕还曾担心沈相要金山银山，国库会负担不起，没想到沈相爱女如斯，将朕的许诺就这样用掉了。”

于是，欣然应允。

我成了本朝唯一一个可以自主婚事的女子。父亲言谈之间，多次提及我的婚事，却并不愿我与皇家有任何牵连，只愿我嫁一个平常可靠的男子，安稳此生。

父亲见我拒绝太子，心中有几许安慰，开始替我留意夫婿人选。然而我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

眼下，只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入夏的时候，皇上的暑热病又犯了，于是带着苏贵妃去了京城以北的避暑行园，命太子为监国，代理朝政。

庆敏公主出嫁在即，她曾出席我的及笄礼，还送了我一串贵重的碧玉朝珠，我理应在她出嫁前去探望并送上贺礼。除却母亲替我准备的贺礼之外，我将太子送的物品全都装在一个八宝匣内，用方巾裹好，准备一并赠送给她。

庆敏公主性子急躁，什么事情她知道了便等同于整个皇宫都知道了。

我将这八宝匣给她，里面有好些东西是皇上赏赐给太子的，她都认得，自然会追问，我将心意对她言明，既让大家都知晓，也不会太过伤及太子颜面。

庆敏公主所在的凝露殿，是众位公主中规模最小的一座宫殿。她的生母身份低微，她又因性急如火不受皇帝喜爱。此次她远嫁边陲，和亲而去，只怕今生想要再见，亦是不可能了。

我本就心有悲戚和些许利用她的歉疚，待入得殿内，见她默默坐在大殿一角，显得孤零可怜，心里的怜惜更添了一层。

我连忙走上前去行了个礼，然后柔声说道：“公主，女子总是要出嫁的，这是喜事。未来的夫君也许待你如珠如宝，不必现在就暗自伤怀。”

她的眼中仍然有泪：“我本以为……可以不去的……西庭那么远，那么冷，终年都难见日光，我为什么要去……”

西庭，一个我不熟悉的国家，因着湛恒出征的地方与西庭交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变得既陌生又熟悉。

她依然絮絮地说着：“大皇兄说，只要他得胜回来，我就可以不用和亲了……为什么他食言了……为什么他回不来了……”

我心头忽地一跳，忽然乱了方寸，一把握住她的手：“你说什么？谁——谁回不来了？”

她有些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擦了擦泪：“大皇兄啊，你不知道吗？朝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沈相没有对你说吗？”

我的心弦完全绷紧，几欲断裂，握着她的手又紧了一紧：“父亲很少对我谈及朝政。王爷他——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只是送回来的战报说，十日前，大皇兄与敌军交战，中了埋伏，现在还生死不明。”

生死不明！

我有些微颤抖，庆敏公主说的话，都在耳边嗡嗡作响。强自稳定了心神，心里默默算着，确实，已经有十来天没有接到他的书信。可是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况，那是战事紧急之时来不及派人送信，之后战事稍缓便会有连着几封信一起送来。

这一次我没有当一回事，却是真的出了事。



庆敏公主没有注意到我的失态，还在兀自念叨：“太子哥哥也真是的，为什么不发兵去找一找大皇兄？兴许大皇兄还没死呢，找到了继续打，打退那些西庭兵，我就不用来和亲了啊……”

我的心里又是一紧：“没有人去找王爷吗？”

“这我也不清楚，只是前几日我向太子哥哥说我不要嫁去西庭，说大皇兄必然没死，一定会再次击退西庭军队的，大皇兄临走前答应过我的。太子哥哥却说大皇兄这么久了没有消息，肯定凶多吉少，眼下只能送我去和亲，以免西庭进攻我大昭。我让太子哥哥派兵去找大皇兄，太子哥哥把我给赶了出来，说女子不得干政。”

我心急如焚，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听她絮叨自己的命运，将贺礼送给她之后，脑子混沌一片，糊里糊涂地走出凝露殿，在宫人的引领下出宫。

“沈姑娘！沈姑娘？”一迭声的叫唤，我回过神来，发现是小路子正在叫我。

他眼神示意另一边：“沈姑娘想什么这么出神，太子殿下叫了您好几声了呢。”

太子正在我身侧，坐在高高的轿辇上，微笑望着我。

我彻底回过神来，迅速将脑海里混乱的思绪整理一通，镇定心神行了礼，说道：“太子见谅，我刚从庆敏公主那里出来，有些……感伤。”

太子有些了然地哦了一声：“庆敏她，可还好吗？”

“公主一直在哭，似乎——很不愿意远嫁。”我看着他，措辞谨慎，“恕我多言，既然王爷已经去平叛了，为何不再多等些时日，若是能平定西庭叛乱，那公主又何必远嫁呢？”

他笑了起来：“看来沈相还真是谨慎，家喻户晓的前方战报，他竟不曾说给你听。”

看来竟是真的。我克制住自己，平静地问：“什么战报？”

“皇兄中了敌方埋伏，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毫无消息。”太子的眼神幽幽扫过我，“若再不和亲，只怕西庭叛乱愈演愈烈，到时生灵涂炭，

悔之晚矣。”

我的左手拍住右手，才能保持平静，装作好奇地问：“怎么不派人去找找王爷？说不定王爷还活着，说不定还能卷土重来……”

“眼下最重要的是平叛。”太子打断我，“你一介女流，不会懂这些的。”他抬了抬手，抬轿辇的宫人们立刻向前走去，他丢下一句，“小路子，送沈姑娘出宫，看着她进相府门。”

我还想说些什么，可又无从说起。

心急如焚地回到家中，父亲却并未回来。我忧心忡忡地等到掌灯时分，父亲终于回来了。我顾不得父亲惯常要做的回家三件事——洗脸、擦手、饮茶，直接抓住他的胳膊急匆匆问道：“爹，王爷是不是下落不明了？朝廷是不是没有派人去找他？”

父亲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爹爹，快告诉我！”

“爹没有告诉你的原因，你应该很清楚。”父亲皱眉看着我，“太子殿下这两年对你如何，爹都看在眼里。爹为什么默许你一直推诿此事，你难道不明白？”

我知道，父亲既不愿让我嫁给太子，也不愿让我嫁给王爷。这两个男子，都处于权力的巅峰与核心，又同为储君的争夺者，无论我跟了谁，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争斗的旋涡，前途难料，祸福未知。

父亲见我的神色，知道我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声音又放缓了些：“芳涵，有时候你不必做决定，上天都会为你安排好。就像眼下，王爷的生死由老天做主，不是你我人为能左右的。”

我压根听不进去这些理智的言语：“爹！不论其他，那也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还是皇上的长子，太子的亲兄弟！为什么都没有人管上一管？他也是为国效力，甚至……”

我咬了咬牙，说出那残忍的字眼：“甚至可能是为国捐躯了啊……”

“芳涵，你怎的还如此天真？”父亲有些斥责的意思，“王爷牵扯着储君继位，还有那些皇上最不愿意提起的秘密，他若是战死疆场，你认为